

第一章

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 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

江苏海州以西，有一座云台山，山脉绵延，与鹰游岭西连山相接。登山东望，波涛万顷；山麓清流斜绕，旁有小村，负山抱水，名叫清流港。全村疏疏落落，只有三五十户人家；中有大宅一区，小园广场，杂植竹石，似别墅，非别墅，实为名镖师十二金钱俞剑平的私宅。

俞剑平镖头生平以拳、剑、镖三绝技，蜚声江南。他的太极拳、太极剑，功候精深，已得内家神髓；他的十二只金钱镖，尤属武林一绝。所谓金钱镖，就是用平常使用的十二枚铜钱，不磨边，不刮刃，备带身边；如逢劲敌，借一捻之力，骈指打出，可以上攻敌人双眸，又能打人三十六穴道。江湖上会打钱镖的，不能说没人，但只两丈见准。俞镖头腕力惊人，可以打出三丈以外。攻穴及远，百发百中。以此赢得一个绰号，叫作“十二金钱”，又叫俞三胜。

俞剑平挟这三绝技，争雄武林，一往无敌。遂在江宁府，创开安平镖局。那镖旗就绣取十二金钱，作为标帜。自然当初创业，不免有草莽豪杰跟他为难；终不敌他这双拳、一剑、十二钱镖。多番较斗，树下威名；他这杆金钱镖旗在江南道上从此行开了。也仗他为人坚韧，心性热，眼力真，交游极广，人缘极厚，又有贤内助相帮，方得有此成就。他不但能创，也还能守。他心念登高跌重，盛名难久，遇事格外慎重，待人愈加谦和；就

是武功，也不敢稍有间歇，仍与门人逐日勤练。二十年来，以此自持，幸免蹉跎；于是时光催人，壮士已到暮年。

当他五十三岁时，自想明年便逢暗九，半生挟技创业，今已名利双收；再不急流勇退，深恐贻悔难追。遂与妻子丁云秀商计，择日歇马，将镖局收市；在云台山下，买田筑舍，从此封刀归隐。他把心爱的几个弟子带到自家；新宅筑有箭园，早晚指授他们武功。期望爱徒精研拳、剑、镖三绝技，将来昌大门户，仰报先师恩，图留身后名。

俞门弟子现有七人。大弟子铁掌黑鹰程岳，字玉峻，二十九岁；黑面黄瞳，掌力很强，善使藤蛇棒，武功深造有得，迭在镖局押镖出马；现留师门，替师父料理身边琐事。二弟子左梦云，年二十余岁，人很精干，拳技较师兄稍逊，也能独当一面。三弟子奚玉帆，在俞镖头退隐以前，已经出师，回返故乡凤阳。四弟子杨玉虎，与二师兄年技相当。五弟子石璞，辽阳人，二十一岁，近为完婚，已经告假回籍。他父名白马石谷风，本是辽东大户，也善技击；因慕俞门绝技，方遣爱子千里从师。六弟子姓江，本名绍杰，是江宁富家子，骨秀神清，年方十八岁；幼因多病，奉父命投入俞门，习武健身。七弟子武琦，字凌云，也是江宁人，年十九岁，倒比六师兄大；家贫少孤，聪敏有志，很得师父怜爱；现因母病，告假省亲去了。目下侍师归隐的弟子，便是程岳、左梦云、杨玉虎、江绍杰四人。

俞镖头家中人口无多。门人以外，便是妻、子。妻丁云秀原是他的师妹，也精武技；当年创业，颇得其力。膝下一儿一女；女名俞瑛，年当花信，已嫁金陵旧家，做少奶奶。子名俞瑾，年十七岁，幼承家学，得父母指授，武功卓然可观，只膂力稍弱。顷因俞瑛嫁后五载，头胎生男，俞氏夫妇大喜；遂遣俞瑾打点礼物，和武凌云搭伴，同赴江宁，看望胞姐去了。

俞镖头退隐云台，瞬逾半年。

这日，时当春暮，山花早吐新红，野草遍绣浓绿；午饭已罢，俞镖头散步出门，携六弟子江绍杰，徐徐踱到港边。春风微漾，清流如锦；长竹弱柳，在堤边争翠，把倒影映在波面，也随晴风皱起碎碧。远望西连山，

相隔较远，但见一片青苍，衔云笼雾。这边港上，有数艘帆船摆来摆去，望过去似戏水浮鸥。师徒负手闲眺，心旷神怡。

港面忽驶来一叶小船，船夫老何叫道：“老镖头今天闲在，不坐船听戏去么？”俞剑平转脸一看，道：“老何，你上哪里去？哪村演戏了？”船夫欣然道：“是西港宋大户家酬神还愿的戏，你老不去看看么？我这是接人去。”俞剑平信口道：“哦！”那船夫怂恿道：“你老别看是村戏，那班里有哪个好武丑，叫草上飞，功夫硬极了，五张桌子一翻就下来，还夹着鸡蛋米筐。”这船夫且说且将小船划过来，要做顺水人情，请俞氏师徒上船。俞镖头胸无适莫，去可，不去也可。六弟子江绍杰忍不住了，忙说：“师父，我们去看看，今天也没有事。”俞镖头微微一笑，举步登舟，说道：“绍杰，去是依你，我得罚你帮着老何划船。”江绍杰欢天喜地道：“我划，我划。”调转船头，直奔西港。江绍杰摇桨划出二里多地，头上微微见汗。前途隐闻锣鼓喧声，许多男妇往那里赶；江绍杰摇得越起劲了。不想，背后突有一只小船追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前面船慢划！老当家的，家里来人了。”

师徒愕然，回眸一看，是家中的长工李兴。连忙拢岸，问来客是谁，从哪里来的，长工李兴说：“是打海州来的，仿佛姓侯，还带着许多礼物哩！”俞镖头一面叫船夫停船，一面想道：“哪个姓侯的？大远的跑来，找我有何事呢？”这时六弟子江绍杰沮丧极了，就冲长工发作道：“到底客人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来的呀？难道没有名帖么？”李兴道：“有名帖，留在程大爷那里了。说也是镖行熟人，程大爷陪进客厅去了，教我催老当家的赶快回去。”老镖头笑了一声，听戏作罢，改登小船，往家中走来。还没到家门，已见四弟子杨玉虎迎出，向老镖头道：“师父，海州振通镖局铁牌手胡孟刚老镖头看望你老来了。”俞剑平一听，立刻含笑道：“我倒是哪个姓侯的，原来是胡孟刚二弟来了。我正想念这班老友。”说着舍舟上岸，径到家门，往客厅走来。

杨玉虎抢步掀帘，俞剑平来到屋内，只见老友胡孟刚依然穿的是江湖道上那种行装：二蓝川绸长衫，长仅掩过膝盖，大黄铜纽扣，下穿白布

高腰袜子，一双福字履。这位胡镖头面如紫酱，苍黑胡须，二目有神；正跟大弟子程岳、二弟子左梦云大声谈话。俞剑平抱拳道：“嗨，胡二弟，久违了。这是哪阵风把你吹来，到这野水荒村里？我真意想不到。”又看见桌上椅上堆置着的礼物道：“二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老远来了，还买这些东西？”铁牌手胡孟刚忙站起来，大笑着举手还礼道：“老大哥，真有你的！难为你怎么寻来，找这么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，隐居纳福；把老朋友都抛开了，连小弟也不给个信。哈哈，我偏不识趣，找上门来。老哥哥，你说讨厌不？”

俞镖头举手让座道：“请坐，请坐！去年我在江宁，把镖店收市时，所有一班老友全请到了。那时候，老弟你正往福建走镖；就是我用金牌调你，你也未必敢半途折回，你反倒怪我不请你么？”铁牌手大笑道：“你请我，我偏不来；你不请我，我倒找上门来了。没什么说的，我带了些金华火腿、绍兴女贞，你得教你的厨司务好好做一下，咱哥俩畅快喝一回。”

两人落座，众弟子侍立一旁，六弟子江绍杰重献上茶来。俞剑平问道：“二弟近来镖局买卖可还好？自我歇马以后，可有什么新闻么？”铁牌手一拍膝盖道：“有什么好不好，不过为本柜上一班镖师、徒弟所累，不得不撑着这块牌匾罢了。论我的心意，何尝不想追随老哥，也把镖局买卖一歇，讨个整脸。无奈此刻是欲罢不能，只好听天由命，早晚栽跟头完了！”胡孟刚嘴里说着闲话，神色上似有疑难不决的事情，一时不好贸然出口。俞剑平久闯江湖，饱经世故，察言观色，料到几分；遂开言引逗道：“二弟，难为你远道而来，想必镖局清闲，何妨在我这里宽住些时？我自从来到这云台山，半年以来，除了练功夫，教徒弟，闲着就游山逛景。每每想念起一帮老朋友来，又不免寂寞。二弟好容易来了，打算盘桓几天呢？”胡孟刚满腔急事，造次没法开口，蓦地脸上一红道：“你先别和我定规盘桓多少天，我还不知道我还能混过多少天哩！”俞剑平哧然一笑道：“何至于此？二弟你有什么混不下去的事，大远的跑到我这里来，说短气话？二弟你素性豪爽，有什么话，尽管痛痛快快的讲，不用转弯了。”

胡孟刚瞪着眼，看定这俞剑平道：“你叫我说么？我就说，我这次远道而来，不尽为请你吃火腿、喝绍兴酒，我正是有求于你。老大哥，我正是有难事，你必得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俞剑平笑道：“我说如何？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老弟，你我一二十年的交情，非比寻常，你有为难的事，我能袖手么？不过我先讲明，你要用钱力，万二八千，我还拿的出来；再多了，你给我几天限，凭老哥哥这点脸面，三万两万，也还有地方拆兑出来。你要是用人力，我这回歇马，面前四个徒弟，有两个也能够去；用人再多了，我给你邀几位成名的好汉帮场。可有一样，我已封刀歇马，再不能重做冯妇，多管江湖上闲事了。”说着，他把右臂一伸道：“这一臂是人力，我有四个徒弟。”又把左臂一伸道：“这一臂是财力，我有小小三两万薄产。老弟你说吧，你要我助你哪一臂之力？”又把脖颈一拍道：“老弟要想借我的人头，可就恕我不能从命了。我今年五十四，我还想多活几年，我再也不想出去的了！”

铁牌手一听，不觉愕然，暗道：“我这算白碰钉子！”他强笑一声道：“老哥哥，我真佩服你！莫怪你名震江湖，不只武功胜人，就是这份察言观色，随机应变，也比小弟高得多。小弟是枉吃五十二年人饭了。难为你把小弟的来意就料个正着。只用三言两语，就把我这不识进退的傻兄弟硬给闷回去了。咱们什么话也不用提了，咱们是后会有期。我再找素日口称与我胡孟刚有交情的朋友，碰碰软钉子去。实在是事到急难，全没交情了，我就干干脆脆，听天由命完了。”

铁牌手把袖子一甩，站起身来，向俞镖头一躬到地道：“老大哥，你老坐着！”

俞剑平手拈白须，笑吟吟看着胡孟刚负气告别，并不拦阻。后见他竟已调头出门，这才发话道：“胡二弟请回来。你就是挑眼生气，要跟我划地绝交，你也得讲讲理呀。我这里没摆下刀山油锅，何必吓得跑？”胡孟刚回头道：“你一口咬定不肯帮我，我还在这里做什么？给你垫牙解闷么？”

俞剑平仍是笑吟吟点手招呼道：“二弟，你回来，咱们讲一讲理。你说找我帮忙，你又没说出什么事来。你既任什么也没说，怎么反怪我拒绝你呢？请问我拒绝你什么来，你却气哼哼的，甩袖子要走？你这么不明不白的一走，咱们就翻了脸，我也不教你走出清流港去。老老实实的给我走回来吧，不然我可叫小巴狗叼回你来了。”一句话引得众弟子忍俊不禁；铁牌手却窘在那里进退不得。

大弟子程岳机灵识趣，忙上前搀着胡孟刚的左臂，说道：“老叔请回来，坐下慢慢谈，我师父不是那不顾义气的人。”程岳且说且挽，把胡孟刚推到上首椅子坐下。二弟子左梦云忙斟上一杯茶来。俞剑平跟着坐下说道：“二弟，你还是这么大的火气！想愚兄我在江南道上二十来年，朋友没有少交，怨仇没敢多结，为朋友斩头沥血的事没少办过。寻常同道，杯水之交，找到我面前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从没有袖手旁观。而今轮到我自己弟兄面前，有什么事，我还能不尽力么？就是我确有碍难之处，贤弟你也得把来意说明，我们还可以慢慢商量。你怎么一字未露，拂袖要走呢？二弟，到底为什么事情，这么着急？何妨说出来，大家斟酌呢！”

胡孟刚道：“你这个老奸巨猾，真是推得开，拉得转；偏我性急，又教你逮住理了。现在长话短说，痛快告诉你吧，我倒不要你的人头使唤，我不过要借你的硬盖子搪搪箭。只因我们这南路镖，从前有你老哥的安平镖局在前头罩着，江湖道上规规矩矩的，稳过了这些年；就连小弟的振通镖局，也跟着闯出字号来。不料自从老哥歇马收市，咱们江南镖行没有两月光景，连出了两三档事。芜湖的得胜镖局、太仓的万福镖局、镇江的永顺镖局，全栽在绿林手内。近来闹得更厉害了，五个月工夫，竟又有七家镖局遇事。内中有四家，镖师、趟子手受伤，镖银幸得护住；其余三家镖银被劫，至今没有原回。最可怪的是，劫镖的这个主儿，始终没有道出‘万儿’（姓名）来。所有出过事的各镖行颇下苦心，多方踩迹，到底不曾探明他这‘垛子窑’（盗窑）设在哪条线上。这么一来，闹得南路镖，稍微含糊一点，全不敢走了。兄弟我在镖行中，耳目不算不灵；我的出身，

老哥你也尽知；南北绿林道上的朋友，我认识的不算不广。只是这一档事，竟也扫听不出底细来。却是这半年来，风波迭起，总还没有轮到我头上，我也万分知足。我干这种刀尖子上的营生，早已灰心。但若教我立即撒手，又为事势所迫，不能罢休。我已想好了，熬到明年端午，把我历年挣的钱都搬出来，给众镖师均分匀散；我便把振通镖局的牌匾一收，在江湖上讨个整脸。家里还有几十亩薄田，儿子们也全可以自立了；我就追步老哥的后尘，回家养老一蹲，也就罢了。”

胡孟刚喝了一口茶，接着道：“谁知天不从人愿，竟在这时，有一笔盐帑解往江宁，奉盐道札谕，教我振通镖局护镖。我怎么推托，也推不开；我说镖师全押镖走了，没有好手，不敢应镖。这么说也不行。数目是二十万；老哥哥请想，这种时候，我又存了退志，并且又是官帑，倘有个失错，不止一辈子英名付于东流，连脑袋也得赔上。我是破出镖店教海州封了，也不应镖。其时老友双义镖店铁枪赵化龙提醒我道：‘这号镖推辞不得了！因为振通字号，在南路镖行，已经成名。这次既奉札谕护镖，想必是道上不稳，官家已有风闻。若是我们的镖店尚不敢保，别家谁还敢应？何况这决推托不开，即或推出手去，不拘哪家镖店承保，或由官府调兵押解，侥幸不出事，于振通没有关碍；可是振通好容易闯出来的牌匾，从此砸了。倘或万一出岔，官家若猜疑振通与贼通气，那时有口难诉，倒更不美了。还是应承下来，请求宽限，邀请能手护镖，才是正办。’赵老镖头并替我想到，要想平安无事，除非把十二金钱镖旗请出来。凭安平镖局俞老镖头的声名，真是威镇三江。押镖出境，管保一路平稳。名头小，震慑不住绿林道的，枉是白栽。当时我听赵化龙这样一说，不觉心神一宽，遂对他说：‘若提别位，未必肯帮我的忙。提起俞老哥来，我们是一二十年换命的交情。莫看他已洗手，我这回亲去登门，请他再玩一回票，准保他不会驳我。’当时我把话说满了，遂由赵老镖头烦出盐纲老总，跟官府请了五天限，以便齐集镖师。盐道批准了，我这才赶到这里。我临行时，曾向大家说明：‘只要这番邀出老朋友来，把盐课平安解到，

成全了我们振通镖局的脸面，我决意提早收市。只要这号镖保出去，谁再应镖，谁自己干去。’我是这样说好才来的。谁知大远扑来，你竟说什么也不去了，只几句话，就把我堵住；满腔热火给我一个冷水浇头，你说我怎能不急？老哥不是让我痛快说么？我现在痛快说了，老哥哥，你不论如何，也得帮帮我。我也不借你的财力，我也不借你的人头；我只借你的硬盖子，给我顶一顶。”胡孟刚说罢，端起茶来，呼呼的灌下去；眼望着俞剑平，又加了句道：“你不用琢磨，行不行，一句话！”

俞剑平手拈长髯，沉吟半晌，抬头看着胡孟刚，点点头道：“二弟，你这番话，是哪个教给你的？”铁牌手发急道：“你还挖苦我么？我难道还得跟别人学好了话，才来找你么？”俞剑平道：“别着急！我听你这番话，面面顾到，真是实逼处此，走投无路；我若再不答应，未免太不顾交情了。”铁牌手大喜道：“老哥，你就多帮忙吧！”俞剑平却又道：“但是，二弟你只顾想得这么周全，单单忘了一事。”胡孟刚忙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俞镖头笑道：“就是愚兄我这一面啊！想愚兄我只为要保全二十年来江南道上一点薄名，这才急流勇退，隐居在这荒村；倘或邀我出去，连我也栽了，那时节，二番出头，不比以往，可难堪不难堪呢？”胡孟刚抓耳挠腮，呵呵不已道：“不能，不能，凭你怎么会栽呢？凭你怎么会栽呢？”

俞剑平见此光景，叹息一声道：“胡二弟，你一生为人耿直，不会那转弯抹角的事，是我深知。你也无须作难，咱们从长计议吧。据我看来，这件事你也不可太气馁。南路镖行中，除了我安平镖局牌子老些，抢着上风；别家镖局能跟你振通镖局扯平了的，又有几人？何至于断定这趟镖道必有风险？”铁牌手道：“老哥，事情固有你这么一想，可是我若没有看出前途确不易闯，我决不会远道麻烦你来。我若怕事，当年也就不干这个营生了。实因官面上也有风闻，确知这票盐镖不易押解。况且像双双友镖店的金刀刘纪，跟铁戟孙威，全是上好的功夫，师兄弟两个亲自押镖，全栽在人家手内。所以小弟度德量力，只怕我这一对铁牌，未必保得住这二十万盐镖。这次数目太大，只许无功，不许有过；无论如何，老哥

总得捧我一场。我这回把镖保下来，我决计洗手，就是有万两黄金，摆在我面前请我，我也不干了。老哥哥，你还教我说什么？”

俞剑平眉峰紧锁，为起难来。半晌说道：“二弟，我是绝不能出去了，我给你邀两位朋友帮忙。这两位全是成名的英雄，声望绝不在愚兄之下。一位是鹰游山的老英雄黑砂掌陆锦标，一位是徐州智囊姜羽冲。这两位全是一身绝艺，凭愚兄这点面子，请他二位出来帮一帮忙，准保一路稳当。”

胡孟刚连连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那陆锦标，十几年前曾为一件事，跟我怄过气。至于什么姜羽冲，武功尽好，在江北绿林道上，没有多大拉拢，况又远在徐州；老兄不要忘了，我只有五天限啊！这种借助的事，在本行里绕，还不够栽跟头的？再求到外圈去，更难看了；何况我又跟人家没有一点交情，怎能拿卖命的事求人？我们保镖这种行业，固然先得讲本领，可是还靠着人缘和名望；只要把字号立住了，指着这点虚名，就能够横行江湖。老哥这些年走镖，不就仗着你那一杆金钱镖旗么？你若实在不愿出去，你把镖旗借给我一杆，给我壮壮声势。连我的铁牌镖旗，双保官镖；江湖道上但凡懂面子的，决不肯再动了。老哥，你就为兄弟担一回虚名吧。”俞剑平道：“但是我们凭人，才闯出镖旗来。我自己不再出世，把镖旗拿出来，也跟我亲自出马一样。并且我安平镖局早已收市了，这次插上我的镖旗，倘有多事的镖客，登门诘问，我却没话答对人家。依我看，还是另想别法吧！”铁牌手忙接过话来道：“老哥望安！但有问的，由我一面承担。”说到这里，站起来，一躬到地，道：“老哥你已经答应我了，不要口头上刁难人了。”

俞镖头实在无法推却，长叹一声道：“这是我天生不能歇心的命！二弟再三再四的说着，我若过于固执了，显得我不顾交情。只是愚兄浪迹江湖，二十年来没有栽过跟头，这回但盼贤弟能把愚兄这点虚名保住才好。”铁牌手道：“老哥哥放心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；我胡孟刚宁教名在人不在，也不能把老哥的威名辱了。”俞剑平眉头一皱，颇嫌这话刺耳，

忙摆手道：“就这么办吧。横竖你得喝老哥哥一杯水酒再走啊！”胡孟刚道：“那当然要叨扰的。”

大弟子程岳吩咐厨房备宴，群弟子忙着调开桌椅，不一时摆上酒菜来。俞老镖头指着酒壶道：“老弟只管放量喝，也不用谢主人。这是拿你的酒，请你自己。”

胡孟刚哈哈大笑，求得镖旗，顿易欢颜了；但仍不肯纵量，饮过十来杯酒，便叫端饭。俞剑平道：“你先沉住了气，多喝两杯怕什么？你有急事，我不留你。这不过八九十里路，我这里有好牲口，明天早早的一走，不到午时，准到海州。”胡孟刚道：“我打算今天回去，镖早走一天，早放心一天。”俞剑平道：“那不行。咱们一年多没见面了，今天晚上多谈谈，明早你再回去。”胡孟刚点头答应，两人开怀畅饮。饭罢茶来，直谈到二更以后，方才安歇。

次日天亮，胡孟刚一觉醒来，听得屋外隐隐有击剑之声。胡孟刚心知是俞剑平师徒晨起练武，便披衣下床。恰有家人过来侍候，净面漱口已罢；胡孟刚遂缓步离屋，循声找去。由客厅往东，进了一道竹拦墙的八角门，只见里面非常宽敞，是十几丈宽、三十几丈深的一座院落。东南两面，俱是虎纹石的短墙；北面一连五间，是罩棚式的厅房；前檐一色细竹格扇，满可打开；在门两旁摆着两架兵器；这正是俞氏师徒练武的箭园。

在这一边，是二弟子左梦云和四弟子杨玉虎，两人手持长剑，斗在一处。那一边，是大弟子程岳和六弟子江绍杰过招；一个喂招，一个练习。老英雄俞剑平倒背着手，立在二弟子、四弟子那边，从旁指点。果然名师门下无弱徒，杨玉虎和左梦云各不相让，战了个棋逢对手。胡孟刚哈哈一笑道：“真砍么？你们老师可有好刀伤药！”众弟子闻声收招，过来请安。俞剑平道：“你起这么早做什么？”胡孟刚道：“找你讨镖旗，我好趁早赶路。”俞剑平微笑道：“二弟你真性急，随我来吧！”四个弟子也全穿上长衫，跟在后面，径奔北面这座敞厅。

胡孟刚进厅一看，果然这厅也是练武的所在，里面没有什么陈设。

在这迎面上，供着伏羲氏的神像，左边是达摩老祖（凡开镖局的，都供达摩老祖），右边是岳武穆。胡孟刚晓得俞剑平专练太极门的武功，所以把画八卦的伏羲氏供奉在当中。这三尊神像都供着全份的五牲。在达摩老祖圣像前，有着二尺宽、一尺半高的一个木架，摆在香炉后面；架上用一块黄绫包袱蒙着，看不出架上插的是什么。

俞镖头吩咐大弟子程岳，把三寸佛烛点着；自己亲在三尊神像前，肃立拈香，然后向上叩头顶礼。四个弟子也随着叩头。胡孟刚只向当中叩拜了祖师，站在一旁。俞剑平身向达摩老祖像前下跪，对大弟子说：“把镖旗请下来。”黑鹰程岳把木架上的黄包袱揭下来，露出五杆镖旗，全都卷插在架上。胡孟刚看见了，不由愕然，暗想：“我这次真是强人所难了！”心上好生不安。

程岳请下一杆镖旗，递到师父手中。俞剑平跪接镖旗，向上祝告道：“弟子俞剑平，在祖师面前封镖立誓，不再做镖行生涯，不入江湖；隐居云台，教徒授艺，实有决心，不敢变计。今为老友胡孟刚，情深谊重，再三求告弟子，助他押护官帑，前赴江宁，以全老友之名。弟子心非所愿，力不能辞，只得暂取镖旗，重入江湖，此乃万不得已。但愿一路平安无阻，还镖旗，全友谊；此后虽以白刃相加，决不敢再行反复。祖师慈悲，弟子告罪！”俞剑平祝罢叩头，站了起来；随手将镖旗上的黄包套扯下，用手一摆，镖旗展开；是崭新的红旗，青色飞火焰，当中碗大一个“俞”字，旁边一行核桃大的字，是“江宁安平镖局”。围着“俞”字，用金线绣成十二金钱；黑漆旗杆，金漆旗顶，做得十分精致。

俞镖头本是面向北站着，这时微向东一侧身。那镖旗一扬，胡孟刚伸手要接；俞剑平用左手作势一拦道：“二弟不要忙，我还有话。”胡孟刚脸上一红，把手垂下来了。

俞剑平正色道：“这次我在祖师前背誓，全为保全我们弟兄十数年来的交情。镖旗若交二弟带走，我不止于轻视了二弟你，我也太看轻了我安平镖局。我既答应给二弟帮忙，我就只可把担子放重了。我现在要

把镖旗，交给大弟子程岳持掌，这趟镖就算有我一份。可是话归前言，我不是为财，为的是朋友。二弟，话不多说，你我心照。”俞剑平又对程岳说道：“你也走过镖，不消用我多嘱咐。我们这金钱镖旗的荣辱成败，全始全终，就在此一举。沿路凡事，听你胡二叔的调派，不许妄自托大。我把这镖旗交给你，但愿你仍把这镖旗好好交还到我手里，我便满斗焚香。走吧！”乃将镖旗一卷，递给了程岳。然后挽着胡孟刚的手，面含笑容，向外面走。铁牌手胡孟刚此时也不知是痛快，是别扭，心里说不出的不对劲。

大家来到客厅，俞剑平让座献茶。铁牌手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让程贤侄赶紧收拾，我们一同走吧。”程岳道：“弟子的行囊很好收拾，我立刻就来。”程岳把镖旗立在条几上，转身出去；工夫不大，右手提个小包裹，左手抓着马兰坡大草帽，走了进来。身上换了一件蓝绸长衫，下穿青裤，打着黑白倒赶水波纹的裹腿，搬尖鱼鳞沙鞋。他放下手中东西，拿一块黄包袱，把镖旗卷起，往背后斜着一背；转身提起行囊，向胡镖头说：“老叔，我们这就走么？”

胡孟刚一看，这位大弟子程岳寸铁不带，未免太大意了；遂向程岳说：“贤侄把兵刃带着点。我们练武的人，趁手家伙宁可备而不用，不可用而未备。”程岳含笑一提衣襟道：“我用的是软兵刃。”铁牌手看时，见程岳腰间缠着一条金丝藤蛇棒，暗想自己又失言了。胡孟刚转身向俞剑平告辞。程岳也向师父拜别。几人出得屋外，程岳问道：“师父，我骑哪匹牲口去？”俞剑平道：“骑我那匹追风白尾驹好了。”程岳紧行几步，到西边马棚备马。

胡孟刚来到门首，他那匹青骢马已然备好，由马夫牵着。程岳将那匹追风白尾驹备好牵出来。只是这马一边走着，一边咆哮，很不受羁勒；强牵到门外，“唏唏”一阵长鸣，尽打盘旋，不肯站住。程岳左手还提着小包，一只手竟摆布不住。俞剑平怒道：“这牲口养上了膘，竟不安分了。”他抢到马前，伸手把马嚼子抓住。程岳松开手，俞剑平喝了一声：

“吁！”那马还在挣扎。俞镖头发怒，左手往回挺劲，右手向鞍子上一按，喝道：“你动！”这追风驹动也不动的立在那里了。

俞剑平向胡孟刚说道：“二弟请上马吧。这牲口久不骑了，须让程岳压他一程。”铁牌手拱手道：“对不住，我们押镖回来再见吧。”一转身，搬鞍上马。黑鹰程岳拴好包裹，把马兰坡草帽向脑后一推，伸手要接马缰。俞镖头道：“你得好好压它一程，你上马吧！”

程岳告罪，俞镖头道：“不要嗦，快上去！缰绳要拢住，裆里扣紧了。”程岳知道这马是被师父掌力制服得不动，一松手，它必要狂奔一程；遂赶紧飞身上马，两腿紧紧一扣，手里拢住缰绳。俞镖头这才放松嚼环，又在后面轻轻一拍，喝声：“去吧！”那马一仰头，四蹄一蹬，一蹿便是两丈多远。程岳用力扣住马缰，那马打了一个盘旋，竟自一低头，蹬开四蹄，如飞的往胡孟刚马前冲将过去。程岳勿遽间向胡孟刚招呼道：“老叔撒缰吧！”胡孟刚知道程岳收不住缰了，自己忙用脚跟一磕马肚，将缰绳一抖，豁喇喇直追下去；却扭转头，把手往后一摆道：“俞大哥，再见。”俞剑平站在门前，直望着两人马行已远，转弯看不见了，这才率领弟子，慢慢踱回宅内。

黑鹰程岳骑着师父这匹骏马，因为经年未骑，今日这马陡发野性，一口气直跑出三十多里，才稍微煞住。铁牌手胡孟刚饶是加鞭紧赶，已被落后一里多地。胡孟刚唯恐两人走岔了路，好容易从后赶到，远远招呼道：“程贤侄，再这么跑，简直要了我的老命了；咱们下来溜两步吧！”程岳勒住了马，说道：“老叔，我也勒不住呀！”两人翻身下马，拭去头上的汗；这才牵了牲口，慢慢走着，溜了二里多地。在途中野茶馆，喝了一盏茶，然后才上马拈行。这一回马走得尽快，已不显着吃累。渡过运粮河，走到巳牌时分，已到达海州。

胡孟刚的振通镖局，就开设在南关内大街，距离城门不远，路东便是。两匹马行近镖局门前，被伙计看见，忙过来迎接。胡孟刚、程岳一齐下马，镖局内又迎出好几位来，齐道：“老镖头回来了。”胡孟刚问道：“沈

师傅在镖局么？”伙计们道：“在呢，已报进去了。”伙计们忙把马上拴的小包裹摘下来，随后牵走马，刷溜饮喂，自有人照料。胡孟刚向程岳举手道：“贤侄往里请吧！”程岳忙说：“老叔怎么跟我客气起来！”

两人进了镖局，里面走出四位镖师，向胡孟刚拱手道：“老镖头辛苦了！我们听说陪着朋友来了，给我们引见引见。”胡孟刚道：“这是咱们请来帮忙助威的，这位就是江宁安平镖局十二金钱俞老镖头的大弟子，姓程，官印名叫岳字。”又向程岳道：“这是我们镖局的四位镖师；这一位名叫乔茂，这位叫单拐戴永清，这位叫双鞭宋海鹏，这位叫金枪沈明谊。”

这几位镖师中就属沈镖师相貌威武，年约四旬开外，黑黝黝一张脸膛，两道剑眉，一双虎目，嘴唇上微留短须；精神壮旺，体格雄伟。那乔镖师却生得极其难看，身高四尺，尖头顶，瘦下颏，细眉鲜眼，站在那里，恰当沈镖师腋下。

程岳听胡孟刚逐个荐了姓名，忙抱拳见礼道：“久闻诸位老师傅大名了。”镖师沈明谊含笑答道：“程少镖头过奖。令师徒名满江南，久想拜望，不得机缘。今日幸会之至。”大家忙把程岳让进客厅。胡孟刚吩咐了一声，立刻有一个伙计把一个镖旗架子摆在桌上。程岳解下金钱镖旗，插在架内；然后净面吃茶。胡孟刚忙着摆酒接风。

次日，胡孟刚亲赴盐纲公所报到，定规走镖日期；并说明为防路上有险，已邀出从前安平镖局，相助护镖。盐纲听了甚喜，对胡孟刚说：“只要把盐课平稳解到，我们另送俞镖头一千两银子。”

这二十万盐课，满是装好了银鞘的元宝。每鞘五百两，共是四百个。胡孟刚算计着，须装五十个骡驮子，较比寻常加重了一倍。平常每一个骡驮子，只驮四个银鞘，合两千两，一百二十五斤。这次胡孟刚恐怕装一百个骡驮子，自己人少，照顾不来；所以宁愿多花脚力，挑选健骡；一匹骡子要装八鞘，合四千两，重二百五十斤，连鞘皮算，不下三百斤。

胡孟刚不敢延误，急找骡驮行，讲定脚力，订明第二日由盐纲公所起镖。胡孟刚赶忙又找铁枪赵化龙，借了二十名精壮的伙计。因自己镖

局虽有四十多名伙计，也须挑选挑选，并且也不能全数带走。胡孟刚当日就把这二十名伙计请过来，又派人到本街恩源楼回教饭馆，定了十二桌酒席。又到柜房，教管账的先生，将这每天的打尖住店，一切挑费，往来该备多少盘川，统推算好了，打点出来。胡孟刚这才到客厅，向四位镖师及程岳，说明了自己安排的情形，大家称是。程岳因道：“老叔太辛苦了！等到把这号镖保下来，名利双收，足够痛痛快快过节的了。”

胡孟刚吃着茶，还没答话，那个其貌不扬的镖师乔茂插口道：“五月节么，不易痛快吧？这趟买卖，据我看是蜜里红砒，甜倒是甜……”一语未了，那沈明谊镖师瞪眼道：“又来了！你明知道明天起镖，今天先说破话。”

乔茂把一双鲜眼翻了翻，说道：“沈爷，怎么我说出话来，就是破话？难道我的话假么？人要是不得时，喝口凉水还碜牙。”胡孟刚眉头一皱，又含笑说道：“沈师傅，你别理他，他原是说一句好话，后悔半年的。”

这乔茂，原是北省一个积案如山的游贼，专做黑道上的生涯。看他生得貌陋，却最擅长轻功提纵术，高墙峻宇，超越如飞，真有夜走千家盗百户之能；只是别的功夫苦不甚高。因他曾有一天，半夜工夫，连偷九家大户；他又姓乔，江湖上便送他一个绰号，叫作“九股烟”，又叫“瞧不见”。

乔茂这人长相就够讨厌，嘴又刻薄，尽找人家的棱缝，一句话能把人问个倒噎；等人家急了，他又不言语了。所以他为人尽管机警，却常为同道所轻视。当年曾因口角不慎，得罪了绿林同道，人家恨得切齿，非把他卖了才甘心；故此在北省不能立足，一路逃到江南。铁牌手胡孟刚少年时，曾在北方绿林中混过。乔茂素知胡孟刚的底细，又知他为人豪爽，这才访到海州，投奔在振通镖局之内。胡孟刚本不欲收留他，只是推托不开；又怕他到处传播自己的出身，遂将他留在镖局。乔茂倒也最怕人提贼字，并且又怕人叫他的绰号。缘此，才得相安。却是镖局中，连镖师带趟子手，没有一个未跟他吵过架、拌过嘴的。

当下大家商量了一回。赶到下晚，饭馆将酒席送来，这振通镖店顿形热闹，上下十二桌酒席，全都摆上。酒过数巡，胡镖头站了起来，向大家说：“诸位，今日我胡孟刚有几句话，要向诸位表明。这次承保二十万官镖，既不是我们揽的，也不是找上门，就立刻答应的。皆因官帑不比商家买卖，若是镖银稍有一点闪错，或是稍误限期，不但赚不成钱，还得担受处分。再说近来道上也不大好走，所有出事的主儿，众位也都尽知。所以我事先竭力推辞，无奈这是奉官指派的，规避不得。我才为保重起见，特把老朋友十二金钱俞老镖头的大弟子请出来，帮着咱们护镖。人家安平镖局已是收市了，竟为咱们重展镖旗，这才真是血性朋友。只是我已经风闻有那不开面的绿林道，要动这笔官镖。我们既干这行买卖，就不能怕事；我们只好按日期走镖，一路上多加小心。众位要有不能去的，这时尽管言语一声，我是一点说的没有。要愿意跟我一同押镖，我还盼众位格外辛苦些。但盼没事；若真有敢摸咱们镖的，我胡孟刚就凭掌中这对铁牌，跟他拼个死活。众位哪位去，哪位不去，请告诉我。”众镖师全站起来道：“老镖头不用多嘱了。我们但惧怕死惜命的，还出来做什么？我们既在振通吃饭，若有摘我们牌匾的，我们就只有一个萝卜一头蒜，跟他一个对一个。”

跟着便有一人笑道：“老镖头，你就放心吧！既当镖师，决没有像端鸡笼、拔烟袋的朋友那么不争气。”这说话的正是双鞭宋海鹏。大家听了，哄然大笑。乔茂忽然心虚，把眼一瞪道：“你小子！……”胡孟刚忙道：“今晚这桌喜酒，谁可不许胡搅；谁搅了大家的高兴，我罚他包今晚的挑费。”乔茂暗中憋气瞪了宋海鹏一眼，低声道：“咱们走着瞧！”宋海鹏笑道：“瞧不见！”

程岳在旁看着不禁暗笑。胡孟刚见大家俱都义形于色，遂向大家一揖，相让归座；直吃到起更，方才散席。

次日五更刚过，伙计们催起众人，掌着灯，洗漱吃早点。收拾定妥，天色方亮。这里除镖头胡孟刚、程岳外，就是四位镖师，两名趟子手，四

十个伙计。另外一辆轿车，装的是简单行李衣物；连镖头和趟子手，共乘十匹马。胡镖头看大家全把兵刃衣物，收拾利落，立刻率领着，前往盐纲公所。那些骡夫和五十匹骡驮，早已到了；只是镖头不到，人家不能点交镖银。

胡孟刚急到公所内接头，知道又由海州缉私营，加派了二十名巡丁，由一位哨官统带着，相随护镖；胡孟刚更是欢喜。他遂到库房，亲自点清鞘银，赶紧把骡驮子赶进来，往上装镖银。镖局伙计们立刻亮兵刃，把装镖银的驮子裹护起来。因这镖银一交镖，便算归镖局负责了。就算没离开地方，出了事，也得由镖局担承。

胡镖头眼看镖银装完，自到公所里，交了保单。盐纲公所派了一位押镖的，也是公所的一位盐商，还带着一个听差的，沿途伺候他。胡孟刚听人们都称他为舒大人，晓得这些盐商都捐有功名，自己也只好随着称呼。这时缉私营哨官张德功，率领二十名巡丁，恰也到场。胡孟刚向前打过了招呼，立刻吩咐趟子手起镖。两名趟子手各抱一面镖旗，胡孟刚嘱咐把安平镖局的十二金钱镖旗，走在前面，自己的振通镖旗随在第二；明面上是尊敬人家，暗中却是反客为主。

趟子手分抱镖旗，当先上马。后面镖银五十匹骡驮，单排着首尾相衔；两旁四十名镖局伙计，各持兵刃，拉开趟子，左右随护。后面缉私营哨官骑马带队，二十名兵丁青绉包头，薄底快靴，全身青色服装，每个挎一把腰刀，提枪排队步行。再后面是押镖盐商的一辆轿车。车后才是铁牌手胡孟刚、铁掌黑鹰程岳和四位镖师沈明谊、宋海鹏、戴永清、九股烟乔茂，各带兵刃，骑在马上。那前面的趟子手一声喊镖，嗓音洪亮，直听半里多地。于是浩浩荡荡，离开盐纲公所，奔向北门。

这一支镖，气象威武，虽在当时不算奇事，却也引得沿路商家行人注目。出得北门，径奔头站，中途打尖，到得日暮，便行抵和风驿。

这和风驿也是运粮河的一个大镇甸。镖趟进街，店家齐来兜揽生意。趟子手和镖头打了招呼，引领镖驮，径投一家大店。黑鹰程岳近前下